雙城記

「鏞記」沒有腐乳

何冀平

近日胃口不好，只想吃白粥。這日路過中環「鏞記」，想起看過一本書裡面記載的一段往事。話說「鏞記」的甘健成先生，是甘老先生的長子，「鏞記」被譽為全球十大餐廳之一，全靠食物好，古時有句話「人叫人連聲不語，貨叫人點首自來」，只要物品好，不愁回頭客。

「鏞記」的菜品不是浪得虛名。由一個街邊檔發跡，成為擁有整座大廈的大商家，海內外知名的食府，全靠一輩一輩的苦幹實幹和傳承。

傳到甘健成先這一代，甘老先生已經做不動了，但只要精神好，每天他都到店中，坐在一邊看着，只要老掌櫃在，店裡上下，前堂後廚，連吃飯的老食客都有了精神。甘健成又喜又憂，眼見老父身體一天比一天差，胃口牙齒都衰落，在店堂中吃餐飯已是食不下嚥，孝子甘健成就動手研製「腐乳」給老父送粥。

「鏞記」腐乳是老師傅在甘健成的孝心感化下做出來的，專門做給老父親吃，又香又滑，又細又綿，最重要的是又不鹹，因為老人家不可吃太多鹽。有一次老食客聚會，吃到最後都要白粥，有人忽然想起，大呼要吃他家腐乳，甘兄勉為其難，把所有的存貨都拿了來，吃得大家呼聲不絕，還要帶走，熱鬧過後想起要害得甘老先生幾星期沒腐乳送粥，眾人真是過意不去，但轉念一想，他們會做呀。

推開「鏞記」的外賣側門，女侍應問我幾位？我說要買「鏞記」腐乳。她愣了一下說：「哪有腐乳，從來沒有過？只有酸薑皮蛋。」我失望而去。不是失望買不到腐乳，失望的是往事再也沒有人記得，化為雲煙。

愈是簡單的，愈沒有人做，因為不賺錢。像「銀絲細蓉」。所謂細蓉，是廣東人的銀絲蛋麵加雲吞，昔時在街邊檔吃時用的碗很小，麵也是一小撮，碗底還用調羹墊底，讓麵條略略浮在湯上，才算合格。

雲吞則以剁成小粒的豬肉包的，肥四瘦六，加點鮮蝦，包成金魚狀，拖一條長尾巴。雲吞要即包即煮，如果先煮好再浸滾湯的話，那「魚尾」一定爛掉，就不好看了。講究上桌的細蓉雲吞完整，麵條爽脆，才叫細蓉。

「鏞記」一直保留着傳統。原來在街邊一碗碗做，也許完美，現變成間間店都會做，走到哪裡都能吃到，一碗雲吞麵，別說金魚尾，連雲吞肚都是破了的。可見繼承傳統說容易，做好、做下去不是易事。

此山中

Super-Kate仍未克服的創傷

鄧達智

未說超模Kate Moss，得先說已故攝影師Herb Ritts（1952-2002年）。

上世紀80年代末，Super-Model超級名模風氣漸漸升溫，卻未至家傳戶曉之前，筆者對已故攝影師Herb Ritts的作品已趨之若鶩，未認識他鏡頭經典人物之前，已傾心以黑白為主的相片構圖，加利福尼亞州強風吹遍的海邊懸崖、新墨西哥州及亞利桑那州的沙漠，配合男性肌肉質感、女性充滿彈性的肢體線條，與天地混成一體的赤身裸體，從未感覺淫褻，只覺古希臘、古羅馬的人體雕像跳上他的相紙。

大概1986-1990年間，Herb拍下不少日後成為超級名模中的前茅人物：Christy Turlington、Cindy Crawford、Naomi Campbell、Tatjana、Stephanie、Helena Christensen；演員方面則以李察基爾、茱莉亞羅拔絲、麥當娜等等的留影至為馳名。從模特兒的選擇，超模獨欠Linda Evangelista，其中端倪，可能Ritts較喜歡三圍線條明顯的身形，上圍比較扁平的Linda只曾出現在品牌指定的代言廣告作品上，卻未出現在他的私伙攝影集。

過去一星期忽然爆出一代超模「Super 6」之一Kate Moss工作上沉痛回憶的發言；指出1992年，17-18歲之間，以半裸身影為Calvin Klein拍下令她聲名大噪的內衣及牛仔褲代言廣告，更以背部全裸伏在大沙發椅上的經典照片推銷香水Obsession，震撼當年時裝界。

誰都認為照片拍得清純皎潔，為其傳世形象。誰知最近爆出，也得到背後總指揮、已退休設計大師Calvin Klein證實；拍攝當時並不順暢，Kate與另一主角、現在著名演員麥克華堡不咬弦不單止，一向與模特兒關係非常良好的攝影師Herb Ritts在選角上也有意見。超模Kate透露曾為此事患過情緒抑鬱症。

麥克華堡回應當時的確看似發育未完成的Kate感覺不順眼，個子略矮1米68，比一般標準身高少了10公分，身形頗瘦；他喜歡三圍豐滿兼分明的女性，還有雀斑……從Herb Ritts上面的模特兒選擇，Kate也非首選，礙於老闆Calvin一意孤行非Kate不用，才勉為其難。

Calvin選擇正確，Kate的不完美成了新角度新觀點的特點，她得以上位，紅透半邊天，也騰出空間讓傳統完美面孔及身形以外的人物被接受，誰知幾近30年之後，Kate卻突然提出控訴。

■Kate於17歲被Calvin Klein點名與當年壞男孩麥克華堡拍攝香水、內衣及牛仔褲廣告。 作者提供

發式生活

果盡其用

余宣發

最近看到一個很有趣的日本電視節目，這個節目會邀請一些藝人當嘉賓，每集也會有一個介紹生活上各種選項的題目，讓觀眾朋友們可以知道原來某種我們經常接觸到的東西，是如何製作出來，或者如何好好利用天賦的資源。這一集的主題就是「鳳梨」，有些人會說是「菠蘿」。

我們經常接觸到的「鳳梨」，好可能是罐裝產品，或是在市場裡可以買到新鮮的。其實如果要我選擇哪一種水果我最喜歡吃，「鳳梨」可以算是頭號擁躉。記得小時候，父母親久不久也會買一些「鳳梨乾」給我們吃，自此之後便愛上了。但對我來說，如果想吃的時候，買一個回家又實在太多了。還記得家人會說：「不要一次吃太多，對身體可能會不好。」不好就是我們俗稱的「濕熱」，所以就不會經常吃。但看過了這個節目之後，便會有立刻想吃的衝動。除了喜歡吃「鳳梨」之外，這個節目也可增進知識，原來由種植再送到客人手上，這種水果由內到外都很有用處。

在這裡跟你們分享一下。我們看見「鳳梨」的頭上是綠色粗厚的葉，在農地採摘的時候，頭上的葉當然會被割下來，原來這個部分只要放置大概七個月之後，便可以放回農地重新種植出另一個「鳳梨」，便可以一直生長下去，傳宗接代。而當我們如果買一個回家吃，你會發現「鳳梨」的中心位置通常會被切走，因為太硬不容易吃。但原來日本製作「鳳梨」，除了只會給人吃的部分之外，會把中間部分先切成條狀，經過浸在四十七攝氏度糖水高溫處理後，再風乾，就可以變成很好味的乾果。

至於在農地上生長出來很長的葉，原來也有用途，他們會收集起來，然後經過壓縮過程，再清洗，然後再風乾，便可以造成近年最新研發出來的仿真皮革用品，現在很多有名的品牌，也會利用這種材料製作仿真皮鞋或輕鬆鞋，亦都可以做出一匹匹的皮革材料。最後，至於鋒利的外皮，我們通常都會比較小心接觸，因為怕刺傷手，但原來也一樣有功用，就是經過處理之後磨成粉狀，可以用作發電用途。

所以看這個節目之後，可以令自己增進知識，原來一個「鳳梨」還可以「果盡其用」，任何一個部位也不會浪費。你現在會不會想立刻吃這個水果？但謹記，不要一次吃太多。

隨想國興國

笑的隨想

笑是有感染力的，看到街上推着的嬰兒車內，坐着的嬰兒發出燦爛的笑容，路上的行人都會對着嬰兒笑起來。法國作家讓·諾安在他著的《笑的歷史》（果永毅、許崇山譯，三聯書店出版）中說，在劇院裡看戲的外國人，儘管他們一句台詞也聽不懂，但看到別人笑的時候，也突然興高采烈地跟着笑起來，還笑到眼淚都流了下來。

作者說，這樣的情景看到過無數次，所以他認為，笑，是有感染力的。

不過，像白居易在《長恨歌》裡說的：「天生麗質難自棄，一朝選在君王側。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宮粉黛無顏色。」楊貴妃的笑，讓那六宮的粉黛，感染到的，是失寵的悲哀，而不是笑容帶出的歡樂吧？

又像蘇東坡的《蝶戀花·春景》詞說的：「花褪殘紅青杏小。燕子飛時，綠水人家繞。枝上柳綿吹又少。天涯何處無芳草。牆裡鞦韆牆外道。牆外行人，牆裡佳人笑。笑漸不聞聲漸悄，多情卻被無情惱。」那牆裡的笑聲，讓牆外行人感染到的，起初也許是歡樂，但笑聲漸悄時，帶出的卻是一份思憶的惆悵。只因牆外人曾被情傷也。

真正能感染笑容，讓人人都會歡笑的，是毛澤東的《卜算子·詠梅》：「風雨送春歸，飛雪迎春到。已是懸崖百丈冰，猶有花枝俏。俏也不爭春，只把春來報。待到山花爛漫時，她在叢中笑。」她笑，人人都會感染到笑中的歡樂吧？

笑中有淚和淚中帶笑，都是感人的笑。特別是最好的悲劇作品，都會令人在感傷中帶着安慰的微笑。而在最好的喜劇裡，在閱讀時雖然會哈哈大笑，但笑意裡卻是帶着憂傷的。兩種感傷和笑容，事後都會令人釋放心中的鬱結，心情得以暢通。

但這幾個月來，香港市民的笑容少了，特別是本來可以開開心心的假日，都被暴徒的大肆破壞而毫無笑意了。

古今談

氫氣電池汽車工業各出奇謀

范舉

地球的二氧化碳愈來愈多，南北極的冰山開始融化。各國都認識到了，不能再用燒煤炭和汽油發電，不能採用汽油汽車了。所以大家都把目光放到了氫氣電池汽車工業方面，各國都對科研和有關工業進行了補貼，希望爭取領先的位置，誰奪得了冠軍，就是未來競爭力的王者。

在這方面，日本一馬當先，美國次之，中國和歐盟在後面高速追趕着。落後的德國更加和中國合作，期望能夠反先。

氫氣電池汽車的技術難關，需要解決三大問題：用什麼原材料去製造氫氣，怎樣降低製造氫氣的成本，加氫站的安全和高昂的成本怎樣解決？

中國的辦法是，所有有可能的研究題目，中國都進行投資，這等於有十四匹馬出賽，中國幾乎是投資了半數的馬匹。美國評頭品足說，中國研究氫氣電池汽車工業的辦法，是最蠢的辦法。因為加氫站的安全風險大和高昂的成本，使得氫氣汽車工業將來會產生巨大的虧損，最後要下馬。

但是中國有另外的思考方式，現在中國的火力發電和水力發電體系，每年都出現了巨大的能源浪費。風力和太陽能發電，也出現了浪費的情況。浪費的原因是，每年的汛期，水力發電站都要提前放水，大量水力資源無法利用。火力發電廠在用電的低峰期，也造成了巨大的浪費。現在的區塊鏈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，已經可以使得浪費的能源，運用在製造氫氣方面，能夠創造大量的財富，這等於是無成本生產了氫氣電池，如此便宜的成本數學計算，美國人就是想不到。

中國發現，如果氫氣電池用在小汽車方面，成本的確是非常高昂的，並不合算，但是應用在大型的公共巴士上，成本就大大拉低。小汽車如果要每日加注氫氣，住宅區裡面的地下停車場，會產生大爆炸的危險，死人無數，而且汽車儲存氫氣罐要採用高強度的不鏽鋼，成本高昂，汽車的價格會超過七十萬港元。中國決定全力開發大型公共汽車，加注氫氣站設立在空曠的地方，氫氣的重量僅為空氣的百分之四，立即上升到高空，不會發生爆炸。結果中國的氫氣公共汽車進入了美國市場，美國的兩間汽車電池公司，爭相和中國的氫氣電池汽車合股做生意，看好中國的後勁。

原來，製造氫氣，和它使用電解水的辦法，成本最昂貴，而且電力是化石燃料所產生的，一樣製造出二氧化碳。最近中國的大灣區東莞已經發明了「水氫機」，這是一台利用甲醇和水通過催化重整製氫，然後通過燃料電池發電的機器。所以在幾年前的稱呼還是「醇氫機」，命名「水氫機」還是在中國2016年取得了「水氫」商標之後的事情。

原來，過去的生產成本非常昂貴，後來美國發明了油母頁岩的開採技術，利用油母頁岩天然氣生產甲醇，成本大大降低。裝在汽車上甲醇製氫通過氫燃料電池為電動車供電系統，僅有一個家庭電腦箱那麼大，而且不必使用能夠頂不住高壓的不鏽鋼氫氣罐，這就為低價的氫氣動能汽車提供了廣闊的空間。這個消息出來了，美國最為不順氣。原來，美國最早研究車載汽油製氫的燃料電池汽車，美國走了彎路，汽油中有硫。汽油轉化溫度要850攝氏度，早已製造氫氣的成本非常高昂，甲醇轉化為氫300多攝氏度，而且甲醇中沒有硫。甲醇比汽油乾淨得多，轉化製氫的技術美國沒有想到。

近年美國採取歧視中國科學家的政策，不斷製造間諜冤案，禁止中國血統的科學家參加高端科技的實驗室工作。這種政策迫使中國血統的科學家紛紛返回中國東莞，自立門戶，參加氫氣電池汽車工業，結果一鳴驚人。現在美國正在施加壓力，要中國增加購買美國的天然氣，中國將用這些天然氣，生產廉價的甲醇，發展氫氣能汽車。

究竟是美國聰明，還是中國聰明？

百家廊

棉花，棉花

李風玲

起風了。天冷了。我忽然萬分地想念，故鄉的棉花地。想念棉花地裡，那一朵一朵盛開的棉花。

兒時的記憶裡，棉花，是鄉間最為繁盛的種植。應該也是在春天裡播種吧。從小就跟着大人勞作的我，將一粒一粒灰色的毛茸茸的棉籽點進父親刨好的土窩裡去。那窩已經澆了水，水浸下去了，泥土就顯得尤為妥帖。好像那棉種一沾，便可以發出芽來。

等着出苗，間苗。間了一次，再間一次。第一次留了兩三棵，第二次便只留了一棵。留下的那棵，必得根正苗紅，有着蓬勃的生長態勢。所以，間苗是技術活兒。小孩子很少插手。等那綠油油的苗兒長起來了，我與棉花地的關聯，便日甚一日地密切。

時間應該是暑假。吃過午飯的我，剛想在炕上來一場小睡，卻讓母親叫了起來。她一遍一遍地喊着我的小名，堅定不移地要將我從一個好夢裡拽回。我努力掙扎着睜開眼睛，卻在內心裡叫苦不迭。屋外是30多度的高溫，樹頭紋絲兒不動。蟬們裂開喉嚨，齊刷刷喊成直嗓兒。老牛趴在槽邊，一邊咀嚼，一邊朦朧着眼睛打盹兒。幾隻牛虻過來騷擾，但炎熱的天氣讓老牛懶懶的，偶爾甩動幾下的尾巴，算是對牛虻的抗議。爺爺提過來一皮桶井拔涼水，老牛立即站起身來，「咕咚咕咚」，灌了個透飽。

天，太熱了。但，就是在這樣熱辣辣的天氣裡，母親又要拉着我，去給棉花打杈、捉蟲。我們的村莊不大，但村裡的棉田不少。它們大塊大塊地連接成片，黑綠黑綠的葉子，在毒辣的太陽下，似乎要曬出油來。走進棉花地，我比那棉花，並高不了多少。但若要給棉花打杈，卻還要將身子蹲下，然後在密不透風的枝葉之間，辛苦勞作，仔細觀察。

哪個是分杈？哪個是果枝？你須仔細辨認。若是杈，就將它掰掉。若是果枝，就將它留下。大人們自然是看不錯的。但我和姐姐，是從什麼時候也學會了辨別？還真就不記得了。或許對於農家的孩子而言，這都是無師自通的吧。我們只需要大人的簡單指點，便可以在黑壓壓的誰也看不見誰的棉株之間，各自勞作。

我和母親一人一壟。她的速度總是比我快。大人們勞作起來，真是一刻都捨不得歇息。而我卻總要一次次地站起身來，望望還有多久才能到得壟頭。可是每次，都是一身氣餒地重新蹲下。我跟母親抱怨：「咱家的地怎麼這麼長啊……」母親卻總是說：「長了好啊！那些山嶺薄皮的倒是短，可也不長東西啊！」大人們想的，是怎樣才能多打糧食。孩子們想的，是怎樣才能多一些玩耍。

打完了杈，還要捉蟲。那時候，大自然中的一切生靈似乎都特別旺盛。村東河灣裡的青蛙是一直在叫着的，村西樹林裡的知了、哨錢兒、喂吆哇，也是一直在叫着的。牠們和棉田裡的棉鈴蟲一起，猖獗了整個夏天。現在想想，那時候的自己，還真是蠻大膽。一個個胖乎乎肉滾滾的菜色青蟲，我竟全然不怕。不但不怕，還每發現一個，便內心一陣狂喜。然後兩手捏住，一掐兩半。心裡那個痛快啊，好似殺死的不是一隻青蟲，而是千軍萬馬。

蟲們都很聰明，牠們臥在葉底，或者藏在綠萼裡。天擇物競，牠們早就有了自己的保護色。若非仔細觀察，還真是難以辨別。為了除蟲，大人們除了動手拿，還要用農藥打。那時候的農藥，都是劇毒。藥名也稀奇古怪，什麼1605，什麼敵敵畏。那名字裡就帶了一股殺氣。炎熱的天氣裡，經常會有村人因為打藥而暈倒，那多半是中了農藥的毒。現在想想，我們的祖輩和父輩，那就是在用生命種棉花啊。

點種、間苗、打杈、捉蟲、打藥、打頭、棉花在農人們環環相扣的侍弄裡，結了最好的果子，開出最好的「花」。

棉花。那「花」並不是指的花，而是果。用「花」來命名一種果的，似乎也只有棉花了吧。其實棉花是有「花」的。棉花的花是淡淡的粉，應該也是絕好的顏色。卻並沒有引起誰的注意。在植物遍佈的鄉間，也少見有人會誇讚棉花花朵的美。在農人的心中，棉花之「花」，應是棉桃的吐絮。

花上坐了果兒，果兒裡含了絨。那果兒由小到大，由軟到硬，再由青轉成紅中帶褐。

秋風起了。棉花開了。遠遠望去，棉田裡白茫茫一片了。我和姐姐一起，去地裡拾棉花。母親為我們每人縫製了一個白色的大布兜。兩邊有布條，可以繫在腰上。「拾」下來的棉花，可以順手放在腰前的布兜裡，非常方便。所謂「拾」棉花，其實就是摘棉花。但「摘」有強取之意，一個「拾」字，卻道出了瓜熟蒂落的自然之態。

秋意漸深。地裡的棉花已經不見一點白。父親帶了手套，去地裡拔棉柴。拔回的棉柴堆在大門外。奶奶坐着馬扎，一個一個地摘上面落下的棉桃。到了晚上，還要就着煤油燈，一個一個地剝棉桃。因為沒有綻放，棉桃裡都是些濕硬的棉瓣。但奶奶仍然要將其剝出，然後攤在太陽地下，將它們曬乾。只要多用幾分力，只要多費幾分心，它們照樣可以彈成，軟軟的棉絮。寒風起了。我和姐姐都穿了新的棉襖棉褲。那是奶奶用剛彈出的棉花，做成的。

母親在灶下燒火。灶火很旺。炕頭很暖。棉花走過春冬，完成了自己的使命。

起風了，天冷了。記憶裡那一地雪白的棉花啊，還能否帶給我，一季暖冬……

演藝蝶影

寫信

小蝶

人人都說現時打開郵箱，全都是收費單、通知書、商業推廣等文件，已經再沒有收到書信的機會了。若能在信箱內找到一封手寫的私人書信，是一件非常罕見的事情，會令自己樂上半天。

十年前，一名朋友的朋友幫了我一個大忙，我寫了一封頗長的信向她致謝。那位女士告訴我的朋友她不知多久沒有收過親手撰寫的書信，令她感到非常欣喜。朋友說我藉着親手書寫的信件帶給那位女士喜樂，已經回報了她。我可沒想到一封親筆信竟然可以為對方帶來這麼大的喜悅。

我是很習慣寫信的人。雖然現時多用電郵或其他電子通訊方法，但若有機會的話，我仍然樂於寫信，起碼也會在賀卡上寫上數言寄給親友。記得在外國唸書三年，我保持着一星期寫一封家書的習慣，因為我要令家人安心，不用擔心我。另外，我又會回覆所有親友寄給我的信。很多留學生不寫信回港，理由是「太忙」。難道我不忙？我既要上課、做功課，又要兼職工作、做飯做家務、參加很多社交活動，更要經常看舞台表演觀摩學習和在校外上其他的戲劇課程，比一般大學生還要忙碌。人人每天都只有二十四小時，你會首先做什麼事情就表示你重視什麼，你說沒時間去做那樣事情即是代表你不覺得那樣事情重要。我重視家人，我不要他們擔心；我也重視朋友的關心，我要回應他們。所以，我將寫信一事放在我的「必做事情表」的很高位置。我那時常常取笑自己到外國讀書好像是為了要寫信返港，而我修讀的是「寫信系」。

今時今日，形形色色的電子通訊方式的確給通訊帶來了莫大的方便。在電腦或手提電話中輸入訊息後按掣，對方差不多即時可以收到訊息，方便、快捷、穩妥、便宜、環保、方便儲存和隨時查閱，好處多得不得了。反觀寫信，要找來信紙和筆，要一筆筆地寫，一旦寫錯又要找來塗改液之類的東西刪改。信寫畢了，又要去找收信人地址寫信封，再用膠水封密信封和貼上郵票，然後才可拿到郵局或郵箱寄出，更要付上郵資。步驟之多，想起也令人卻步。現今社會步伐急速，難怪寫信幾成絕響。

最近，我寄九份小包裹到美國和一份到加拿大。事先我已經花了很多時間在寫信和包裝之上，沒料到原來寄包裹到美國還需要在郵局內的平板電腦上填寫報關表。天呀！我要將自己的地址在那部版面太小，速度太慢，只供兩隻手指輸入的平板電腦上將所有資料輸入，單是我自己那個非常長的地址便要輸入九次！還有各收件人的地址、電話號碼、電郵地址、包裹的詳細內容、重量、價值。我一邊輸入，一邊在抱怨。好不容易將所有資料填妥，讓郵局職員將條碼打印，貼在包裹上，然後才開始量重、付錢、貼郵票。就是這樣，我無辜地在郵局內花上個多小時。最後，寄到美國的包裹竟然比寄到加拿大的遲了三個星期。你說，這個世界，尤其是美國，是否根本就不想大家再郵寄東西，要懲罰寄件人？

昨天，我又要寄不同的包裹到不同的國家，其中有兩份是到美國的。我吸收了之前的慘痛教訓後，先以家中電腦登入郵政署的網站，輸入所有報關資料，再將條碼頁打印出來。雖然還是花了很多時間和工夫，起碼可以安坐家中慢慢操作自己的電腦，不用站在郵局內對着小小的平板電腦以兩指輸入那樣狼狽。郵局局長見到我能預先完成所有步驟，十分驚訝。他說很多人都不懂完成所有步驟，到頭來還是無奈地到郵局內辦理。

還是那一句，看你有多重視你的任務。我忙碌得不得了，但是，當我想着那些收到我的生日禮物、聖誕禮物和感謝禮物的朋友會是何等喜悅時，我所花的一切心機、時間和金錢都是值得的，而我亦會繼續保持着寫信這項傳統，直至無人再為我郵遞。